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

奏議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

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易折納產業及除放積欠鹽錢并人戶欠買退絹錢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准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尚書省劄子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連在前謹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二
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見浙中州縣市井人煙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所在酒稅課利虧欠只如杭州酒務課利昔年三十餘萬貫今來只及二十餘萬貫其它大率類此朝廷力行仁政不爲不久而公私凋耗終不少蘇蓋是商賈物貨元未通行故也自來民間買賣例少見錢惟藉所在有富實人戶可倚信者賒買而去歲歲徃來常買新貨却索舊錢以此行商坐賈兩獲其利今浙中州縣所理私債大半係欠官錢人戶官錢尚不能

足私債更無由催以此商旅不行公私受害若
行此四事則官之所失止是虛數而人戶一蘇
三二年間商旅必復通行酒稅課利漸可復舊
所補不小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
知杭州蘇軾狀奏檢准熙寧十年十月十一日中
書劄子節文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趙抃奏伏見故吳越國王錢氏有墳廟在本州界
欲乞兩縣應管錢氏諸墳廟每縣選委僧道一名

專切主管內錢塘縣界文穆王元瓘等二十六處
墳廟勘會當州天慶觀道正通教大師錢自然本
錢氏直下子孫欲令錢自然永遠住持并臨安縣
界武肅王鏐等廟墳一十一處今召到本縣淨土
寺賜紫僧道微乞依錢自然例主管又勘會得文
穆王元瓘墳廟并忠獻王仁佐墳並在龍山界其
側有香火妙因院本錢氏建造見是道正錢自然
權令徒弟道士在彼看守欲望改賜觀額令錢自
然已下徒弟永遠住持漸次修葺兼得就便照管
墳廟不致荒廢奉勅依奏其錢塘妙因院特改賜

表忠觀爲額并臨安淨土寺令尚書祠部每遇同
天節各特與披剃童行一名又准元豐五年三月
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暉
等奏臣等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壠在
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房廊
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
本縣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朝旨令杭州樓
店務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曾請領近
歲先臣祠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
錢數雖多切緣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

降指揮下杭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右奉聖旨宜令杭州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置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劄付杭州准此者臣檢會熙寧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據管內道正錢自然狀乞將臨安縣祖先置到產業每年收掠賃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修葺諸處墳廟此時差官檢計到錢塘臨安縣所管錢氏墳廟委是造來年深木植朽損共合用工料價錢一萬二千八百九十貫九百九十九文及臨安縣勘會

到管納錢氏歸官房廊田產等貨錢年納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送納軍資庫尋係本州申奏乞將臨安縣管催上件貨錢支撥修葺約計九年方得完備直至元豐五年內因皇城使錢暉等奏乞方准當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自後至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省蓋爲廟宇舊屋間架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修治例皆損塌須得一起修葺稍可完補若每年只支得五百貫雖逐旋修得大段倒損去處又爲

連接屋宇數多隨手損塌自熙寧十年檢計止今
又及一十四年尋於去年再差官重行檢計到兩
縣墳廟已修再損未及修屋宇神像等共合用工
料價錢內臨安縣四千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四十
四文省錢塘縣一萬二千五百二十貫五百九十
一文省兩縣共合用工料價錢計一萬六千八百
七十八貫七百三十五文省須至奏陳者右臣竊
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而墳
廟荒毀行路嗟傷就使朝廷特賜錢物爲之修完
猶不爲過而况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

忍利此毫末歸之有司恭惟神宗皇帝深念錢氏
之忠特改妙因院賜名表忠觀仍使其裔孫道士
錢自然住持而有司不能推明聖意奏乞盡數撥
還地利房錢以助修完經今十四年表忠觀旣未
成就而諸處墳廟依前荒毀使先帝表顯忠臣之
意徒爲空言臣愚欲望聖慈特許每年臨安縣所
收地利房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
令表忠觀每遇修本觀及杭越州諸墳廟卽具所
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仍候修造了差官
檢計具委無大破保明申州所貴事體稍正毋使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二
五
小民竊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如蒙朝廷依奏卽乞指揮本州將逐年所收到上件地利房錢令須椿管只得充修造表忠觀及錢氏墳廟使用官私不得別行支借使用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元祐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橋

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嶮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嶮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入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泔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没人不

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
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爲潮水卷
去行路爲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
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
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
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
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
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
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
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

礙之故官給腳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
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
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
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
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
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金山而東或因斥鹵
棄地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
有奇以達於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
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
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

達於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於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用度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璠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間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爲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

開龜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三
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
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
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
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
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
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
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
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
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二
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石門新河若出定山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壞民田又自新河以北潮水不到灌以河水皆可化爲良田然近江土薄萬一數十年後江水轉移河不堅久若自石門並山而東出定山之北則地堅土厚久遠無虞然度壞民田五六千畝又失所謂良田之利體問民田之良者不過

畝二千以錢償之亦萬餘緡而已此二者更乞令監司及所差官詳議其利害

又貼黃董華所料只是約度大數若蒙朝廷相度可以施行更乞別差官入細計料

又貼黃今建此議不知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謂浙江浮山之嶮經歷古今賢哲多矣若可平治必不至今日如此乃巷議臆度不足取信只如龜山新河易長淮爲安流今日呂梁之嶮竊聞亦已平治豈可謂古人偶未經意便謂今人不可復作其一不過謂並江作岸爲潮水所衝